

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

——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

敏 敬

内容提要 文化伊斯兰是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创始人是土耳其著名宗教学者赛义德·努尔西。文化伊斯兰有许多派别，它们的共同点是重视文化教育，主张宗教与政治互不干涉，反对宗教政治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派别是新努尔库运动，它的各项主张和社会活动均显示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截然不同于政治伊斯兰的另一种发展趋势，为了解土耳其政教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政治伊斯兰相比，文化伊斯兰的政治色彩较淡，其宗教观点和社会主张都不太激进，与官方也保持了较融洽的关系，因此仍然存在发展的空间，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会进一步扩大。

关键词 文化伊斯兰 努尔西 努尔库运动 新努尔库运动

作者简介 敏敬，1972年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069）。

在当代土耳其研究中，以繁荣党（包括其前身救国党、后继者美德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备受学者关注。其实，土耳其还有另一支伊斯兰复兴力量——文化伊斯兰，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具有同样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它对宗教的理解，对科学的认识，对政教关系的重新界定，都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更全面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试图对文化伊斯兰的渊源、思想、主要派别、当代发展及其影响作简略阐述。

努尔西的思想

确切地讲，文化伊斯兰（又称“努尔库运动”或者“追求光明运动”）是对土耳其一种新的民间伊斯兰复兴力量的主张及其实践的总称。如今，它的势力遍及土耳其城乡，并发展到中亚、巴尔干地区。这场运动由库尔德人赛义德·努尔西（1876~1960年）发起，并受到他的深刻

影响。

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展，从物质、精神以及生活方式上全面冲击穆斯林世界。如何看待来自西方的东西，如何解决新旧矛盾冲突问题，如何协调现代化与伊斯兰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都严峻地摆在广大穆斯林面前，要求做出回答。宗教学者出身的努尔西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努尔西思想的要点是：

1. 赞成自由与民主。1908年土耳其立宪革命时期，努尔西在全国各地发表了许多演讲，其中很多内容涉及自由与民主问题。他认为，自由是信仰的前提，立宪主义则能保证自由的实现，但这种自由和立宪并非完全西方意义上的，因为真正的进步与文明必须与伊斯兰的各项美德结合起来。基于此，努尔西把支持立宪主义视为一项宗教义务，认为只要是在沙里亚范围内，它就是穆斯林赞颂真主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说，穆斯林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就得依赖于物质进步，而自由和立宪是取得进步的途径之一，因此，为

自由和立宪而战，是所有义不容辞的责任。¹

在论述民主问题时，努尔西特别强调伊斯兰的协商原则，认为要解决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就必须坚持此原则。他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已进入“集体性质”时代，已非个人时代；集体性产生“集体人格”，“集体人格”具有善与恶的无限潜力；一个能满足人民宗教需求的“集体人格”，就有能力执行沙里亚的命令；哈里发的个人能力有限，为了确保公正，维护信仰，他应该通过代表大会（议会）这样的机构来有效发挥职能，而不是使用独裁、专制的手段来压制集体智慧。

但是，凯末尔领导的世俗化改革，使努尔西伊斯兰式的自由与民主设想在国家政治制度这一层面成为空想。此后，努尔西很少涉及这一领域。不过，自由与民主仍是文化伊斯兰的重要用语，特别是土耳其实行多党政治以来，常被用于指责和影射政府的政策，成为文化伊斯兰吸引民众、扩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2. 提倡科学，重视理性。努尔西认为，科学对人类有巨大的裨益。第一，它能积累财富，消灭贫困，排除物质条件对人思想行为的约束。物质条件缺乏会消磨人的意志，合理的财富会给人带来诸多方便，穆斯林要坚持信仰，就应该合理追求幸福。第二，科学能启迪智慧，使人思想通达。针对将穆斯林落后的原因完全归于西方入侵的说法，努尔西严肃指出，穆斯林最大的敌人是无知、内争和贫困。奥斯曼帝国的落后和愚昧现象大多由无知造成。无知使人视野狭隘，使个人利益胜过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最终导致社会混乱，政令不一；无知还使穆斯林内部派别丛生，内讧不止，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偏执一隅，全部精力都白白消耗在无谓的争论上。第三，科学能增进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从而增强人的信仰。努尔西认为，近代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宇宙万物均按一定规律生长运行，如此庞大严密的体系，肯定存在一个创造者和维持者，那就是造物主。努尔西反对把《古兰经》视为科学研究的源泉，但肯定科学发现可以反过来揭示《古兰经》中所包含的真理，有助于加深对《古兰经》的理解。科学越发展，时代越久远，人们对《古兰经》的理解就愈加深刻。

鉴于科学对穆斯林的上述意义，努尔西突破

其他伊斯兰改革思想家对科学的单纯工具性的认识，从教义学的高度提出看法，认为既然科学发现能够与《古兰经》一起提供对伊斯兰的完整理解，那么它也应属于“真主的德性之一”^④。从近代穆斯林思想史的角度看，努尔西此举仍然旨在协调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但他把科学提高到信仰的高度，从根本上排除穆斯林的怀疑态度，为人们追求科学扫清了思想障碍。

承认科学精神，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因此努尔西积极提倡教育改革。他主张：第一，宗教教育必须与现代科学教育相结合。单纯的宗教教育或世俗教育，都不能给穆斯林社会带来真正的幸福。理想的学校教育应该把宗教、世俗和苏菲传统三者结合起来，确立相互借鉴的机制。只有这样，伊斯兰才能充满活力。第二，教育要尊重理性。科学精神与理性思维密不可分，不能为强调各种教育的结合而抹杀学科界限。教育也要贯彻“劳动分工的原则”，允许学生有学科专长，并有自己的见解。^④努尔西反对传统教育“学院式的专制”，极力主张通过教育机构内部思想和制度上的“民主”激励学生奋发向上。

努尔西还特别重视科技成果的实际功用及其社会意义。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鼓励学生采用最先进的油印机印刷自己的著作，以扩大影响力。他甚至称赞油印机是一名忠实的弟子。在早期著作《光明信息的种子》中，他还谈到，世界的概念已是“地球村”了。他为此专门撰文，探讨刚刚问世的无线电技术的意义，并预言无线电在未来将成为宣传宗教的有力手段。今天，努尔西的追随者们与其他伊斯兰主义者的一大区别是，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利用收音机、电视、报纸、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传媒手段进行宣传活动。这是直接受努尔西思想影响的结果。

3. 提倡宗教宽容。努尔西一生的努力旨在恢复伊斯兰的信仰价值，抵制物质至上和无神论思想对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在他看来，信仰是

¹ S. Kran Vahide, "The Life of Said Nursi and His Time", *The Muslim World*, Vol. LXIX, No. 3-4, July-October, 1999, p. 217.

^④ 德性，或称属性，阿拉伯语 *sifat* 的意译，伊斯兰教义学用语，指安拉的各种大能和美称。

^④ S. Kran Vahide, op. cit., p. 215.

首位的, 宗教差别是第 2 位的, 有信仰比无信仰好, 有神论比无神论好, 所以不同宗教以及不同教派之间存在对话的可能。据此, 他把欧洲国家分为两类: 第 1 类除了一些有益的科学与文明道德以外, 只剩下空洞有害的哲学、败坏的道德和堕落的制度; 第 2 类接受了来自真正基督教的启示精神, 遵循科学, 服务于正义, 给社会带来许多工业福利。¹ 他严厉谴责前者, 热情赞扬后者, 认为与第 2 类欧洲国家合作将有利于穆斯林的事业。1952 年, 他积极支持执政的民主党争取让土耳其加入北约, 认为此举将有力地阻止苏联扩张。1953 年, 他访问了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天主教大主教, 尝试推动不同宗教间的信仰交流和对话。他还呼吁长期对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停止内讧, 实现团结: “任何事过多或不及都不好, 适可而止才是中正之道……啊, 逊尼派, 信仰真理的人们, 阿拉维人, 以热爱先知家族为道的人们, 赶快结束你们之间无谓、不忠、不公、有害的争吵吧……你们是惟一主的信仰者, 你们必须抛弃有害团结的东西, 你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百条神圣的纽带, 要求你们兄弟相恤, 团结一致。”^④

正如分裂者以教条为依据一样, 努尔西也以《古兰经》作为团结的依据。他认为, 每节经文至少可包含 7 重意思, 尽管人们因为资质与能力的不同对经文有不同的理解, 但只要不出这 7 重意思的范围, 都应该认为是正确的。此说为穆斯林各派之间放弃成见, 求同存异, 争取团结提供了经典依据, 受到许多人的支持。

4. 反对政党政治。虽然努尔西早期参加过反对奥斯曼专制制度的立宪革命, 但他始终对政治抱谨慎态度。他认为政治是不同身份、利益和集团展开矛盾冲突的领域, 而伊斯兰是全社会的共同基础, 不能被利用为争取某一特殊利益的工具。如果宗教与党派认同起来, 它就不能代表真正的伊斯兰教。因此他反对伊斯兰政党之类的提法, 甚至认为这样的政党是“非伊斯兰的”。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 无论是政治伊斯兰, 还是文化伊斯兰派别, 都以恢复沙里亚在公共领域的指导作用为目标。但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上, 二者间存在明显差异。政治伊斯兰具有浓厚的政党色彩, 并以政治运动作为斗争方式; 文化伊斯兰则以逐渐提高群众性觉悟为根本途径。按照努

尔西的设想, 这一过程要经历 3 个阶段: 首先是提高穆斯林个人的自觉意识, 其次是每日生活伊斯兰化, 最后是在全社会中恢复沙里亚。其中第 1 阶段是实现目标的最重要前提。

努尔西的思想避开了政教关系这一敏感话题, 或者说, 他并不像一般穆斯林那样把政教分离视为灭顶之灾。他传达给穆斯林这样的信息, 即信仰的最终确立与否, 不在于社会制度, 而在于个人。基于这种认识, 努尔西的追随者与土耳其政府基本保持了较和谐的关系。在各种讨论政教关系的笼统说法中, 很难找到文化伊斯兰主义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此, 人们把他们的活动更多地视为一场信仰运动, 而非政治运动。

努尔库运动

努尔西从青年时代起就培养了大批学生。随着他的著作《光明集》问世, 学习《光明集》、追随其思想的人也越来越多, 渐渐形成队伍庞大、有广泛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群众运动。运动的参加者有学生、教师、宗教学者、新闻记者, 也有军人、商人和以个人身份加入各党派的政治家等。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一次庭审中, 法官称学习《光明集》的人为努尔库, 所以有了“努尔库运动”之说, 也有人因为该运动深受《光明集》的影响而称其为“追求光明运动”。

可以说, 努尔库运动几乎是土耳其共和国的伴生物。努尔西撰写《光明集》的最初动因就是要与凯末尔主义者限制宗教的做法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称之为“语言的圣战”。在政府严禁宗教性集会的情况下, 他的追随者们秘密集会, 组成许多“丹尔沙奈斯”(读经小组), 学习《光明集》。20 世纪 50 年代《光明集》获准合法出版以后, 全国“丹尔沙奈斯”的数目迅速增加, 其功能也相应的多样化, 不但是文化伊斯兰主义者的集会场所, 还是社会慈善机构、大学生的宿舍、商业信息的集散地等。1983 年以后, 土耳其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民间资金日益充裕, 许多商人向“丹尔沙奈斯”大

¹ 《中东杂志》, 第 53 卷, 1999 年第 4 册, 第 592 页。

^④ [美]《穆斯林世界》, 1999 年 7~10 月合刊, 第 255 页。

量捐资，后者不仅拥有了固定活动场所，而且拥有了大笔资金和一些经济实体。“丹尔沙奈斯”的成员不仅学习经典，而且开始用《光明集》的观点讨论社会问题，积极介入公共领域，推进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高层次知识背景的运动精英。许多安纳托里亚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努尔库运动有密切关系，更增强了后者的经济实力。现在土耳其有5 000多个“丹尔沙奈斯”，追随者有200万~600万，而且这类读经小组也在国外大量出现。¹

努尔库运动还通过发展现代传媒企业和参与现代经济活动宣传自己的观点。运动参与者开办了数家出版社，专门出版《光明集》和相关著作，出版收入用于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他们还购置了一些在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和频道，播放具有浓郁伊斯兰色彩的节目，节目内容注意不与国家法律相冲突，却处处提醒观众和听众注意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他们还办了许多质量较高的刊物，如有名的杂志《科普录》，发行量达5 000多份，其中3 000份由各“丹尔沙奈斯”订阅。

1960年努尔西去世后，努尔库运动开始出现分裂，相继产生一些分支和派别，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围绕是否可以出版报纸和参与政治的争论，努尔库运动进一步分裂，产生了一些新派别。其中主要有：

1. 卡拉亚尔-亚合亚吉尔派 卡拉亚尔(1920~1994年)和亚合亚吉尔(1895~1986年)都是努尔西的早期追随者。该派不承认土耳其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主张由一个人来领导努尔库运动。但由于各人自有打算，其目标很难实现。

2. 抄写者 1962年，该派最早从努尔库运动中分裂出来，由努尔西的学生胡斯兰夫·阿廷巴萨克(1899~1977年)领导。该派得名的由来，是因为他们最早参与了《光明集》的抄写工作。他们坚持用阿拉伯文字而非拉丁文字出版《光明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派人数逐渐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基本丧失影响力。

3. 叶尼·阿斯亚运动 该派比较关注政治，因此后来有进一步的分化。

4. 曼德-赞赫拉派 该派指责叶尼·阿斯亚派歪曲了《光明集》的精神，并于1989年出版

了自己的刊物——《宣传》，成立了“赞赫拉教育基金会”。他们不支持土耳其任何政党，主张由各民族成立自己的伊斯兰政权，并在此基础上组成联邦，实现穆斯林共同体。该派以库尔德人居多，强调运动创始人努尔西的库尔德民族身份，因此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某种愿望，具有浓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色彩。

5. 曼赫迈特·吉尔金吉派。1980年土耳其发生政变后，该派从叶尼·阿斯亚运动中分裂出来。主要原因是，他们支持这场政变，认为它拯救了土耳其，避免了社会政治的分裂。他们称赞政变领导人凯南·埃夫伦是“信士的长官”，认为服从埃夫伦的统治是一项宗教义务，同时否认曼德-赞赫拉派关于《光明集》被篡改的指责。

6. 新努尔库运动。

新努尔库运动

新努尔库运动的领导人是凡特胡拉·古莱恩(Fethullah G len)。1974年，该派因不满叶尼·阿斯亚运动“过于关注政治而忽视为大众服务”的做法，从中分离出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努尔库运动发展迅猛，目前已成为土耳其最大的文化伊斯兰派别。新努尔库运动并不像其他派别那样特别强调自己的努尔库运动属性。虽然运动领导人古莱恩及其许多追随者接受过努尔库运动的教育，但古莱恩很少公开引用《光明集》。他的言论及新努尔库运动的各项社会活动处处体现出该派对努尔西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新努尔库运动坚持努尔西的宽容与温和精神，其社会言论与活动均避免偏激。运动领导人古莱恩积极参与各方对话，曾多次访问伊斯坦布尔的天主教主教、罗马大主教约翰保罗二世以及犹太教领袖等著名人物。他还主动拜访包括总统在内的土耳其高层政治家，与他们进行交流和沟通，力图建立良好的政教关系。

新努尔库运动大力发展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在国内外兴办了300多所高中和

¹ 其中中亚地区有53个，德国24个，荷兰4个，奥地利4个，比利时2个，萨拉热窝1个。参阅《中东杂志》，第53卷，1999年第4册，第590页。

7 所社区大学, 其中 145 所分布在 25 个国家和地区, 共有学生近 3 万人。¹ 尤其与众不同的是, 这些高级中学特别重视自然科学、英语和妇女教育, 从而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口碑, 并得到一些世俗政治家的支持。当有人对新努尔库运动颇有微词时, 土耳其资深政治家、总理埃杰维特站出来: “古莱恩及其追随者是在为国家服务, 有人却想把他们送进监狱, 这岂不是咄咄怪事!”^④

新努尔库运动还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传媒王国。他们拥有数家有关科学、教育、环保、英语、宗教方面的杂志, 还拥有一家日报社、一家电视台和一座调频广播电台。新努尔库运动之所以在教育和传媒领域取得成功, 除了该运动重视知识和科技之外, 还与它从民间获得巨大的资金支持密不可分。土耳其著名商会、拥有 2 000 多名会员的“商人和企业家联合会”是古莱恩的坚强后盾。古莱恩本人积极支持政府的自由化经济政策, 鼓励人们主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他领导的新努尔库运动可谓是这方面的榜样, 在其控制下的金融机构“阿斯亚信贷公司”业务发展迅速, 仅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就拥有超过 5 亿美元的资产。

新努尔库运动十分重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凯末尔主义者为了消除伊斯兰教的影响, 对这一段历史采取了贬低和冷处理的做法。古莱恩强调这段历史, 则是要和努尔西一样, 突出显示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历史和现实中的文化价值与精神意义。他坚持认为, 没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民族将是不完整的民族。但古莱恩反对把伊斯兰教政治化。所以他宁愿支持任何其他党派, 也不支持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及其后继者美德党, 并认为后者是通过政治而使宗教体制化了。1997 年埃尔巴坎被迫解散由自己领导的政府, 繁荣党随后受到严厉打击。古莱恩对来自军方的这一决定公开表示支持。

古莱恩的言行同样反映出他与努尔西的一些不同之处。民族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莱恩声称他支持政府的上述决定, 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只要是出于这些目的, 政府的所有决定都应该拥护。新努尔库运动兴办的学校, 也把爱国主义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在

与其他伊斯兰主义派别的对比中, 他们对这一点颇引以为自豪。

古莱恩的思想深受二战后土耳其社会政治发展结果的影响。伊斯兰主义者在官方的持续压力下, 开始逐渐转向民族主义。而世俗主义者鉴于土耳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 转而认同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 视其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这也是土耳其官方能够长期容忍新努尔库运动的另一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并不说明二者之间不会发生冲突。著名的阿班特事件即是例证。1998 年 7 月, 古莱恩等人在小城阿班特集会, 并发表了一份宣言, 其要点是: “启示与理性并不矛盾, 个人能够使用理性合理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 国家应在社会生活和哲学倾向方面保持中立; 国家统治不能建立在一种宗教传统基础上; 世俗主义应扩大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任何人不能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⑥ 这份宣言很快引起了土耳其军方和一些世俗主义政治家的高度警惕。尽管古莱恩小心翼翼地加以解释, 但仍被认为他别有所图, 是用伪装的办法来达到政治伊斯兰达不到的目的。次年年初, 官方媒体开始对古莱恩进行猛烈抨击。古莱恩也终于忍不住在自己的媒体上首次展开反击, 认为这是军方在指桑骂槐, 把对埃杰维特等政治家的不满发泄到了自己头上。他的话流露出对官方的不满和忠诚不被理解的委屈情绪。一时间, 新努尔库运动与政府间的关系变冷。

笔者认为, 虽然古莱恩等人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与官方合作的态度, 但类似的冲突依然不可避免, 这是因为: 第一, 新努尔库运动虽然自称是一种文化运动, 但又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一支实力庞大的群众力量, 其成员不仅是在信仰方面进行相互劝勉, 而且对社会事务乃至国家大政方针发表意见, 表现出积极的政

¹ M. Hakan Yavuz, “Toward an Islamic Liberalism? The Nurcu Movement and Fethullah Gülen in Turke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3, No. 4, Autumn 1999.

^④ Rouleau, Eric, “Turkey’s Dream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6, 2000, p. 104.

^{⑤⑥} 参阅刘云: 《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初探》, 载《西亚非洲》, 1999 年第 2 期, 第 45 页。

^⑦ M. Hakan Yavuz, “Turkey’s Fault Lines and the Crisis of Kemalism”, *Current History*, Jan. 2000, p. 36.

治参与姿态,相应地,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政治效果和意义。在党派斗争激烈复杂的情况下,这样一支社会力量肯定会引起各方关注。在土耳其政治力量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军方更不会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第二,归根结底,新努尔库运动与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本质区别。双方对此都十分清楚。如前所述,新努尔库运动的最终目标是用伊斯兰的价值观念影响一切,并由个人扩展到社会乃至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世俗主义者自然不愿看到出现这种局面。因此双方合作与相互容忍存在一个度的界限。若超过这个限度,冲突就会产生。类似的情形也会在文化伊斯兰的其他派别甚至政治伊斯兰身上发生,这是由世俗主义的土耳其政治现实所决定的。区别在于,文化伊斯兰受到的官方压力要远比政治伊斯兰少得多、轻得多。

文化伊斯兰的启示

努尔库运动是中东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发起人努尔西的思想和文化伊斯兰的实践使我们得出如下认识:

1. 伊斯兰教具有兼容性和适应性。面对时代对穆斯林社会提出的严峻挑战,努尔西表现出求真务实的精神,既不赞成全面西化,也不盲目一概排外。他充分肯定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希望在保持穆斯林本色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他一方面严肃认真地剖析穆斯林社会长期裹足不前的原因,指出正是穆斯林自身的不求进取阻碍了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穆斯林社会的内在矛盾中找到了信仰和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他又抛开教条,从宗教教诲的基本精神中发掘符合时代的东西,号召穆斯林放弃陈腐观念,追求科学,增长知识,敞开胸怀,学习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他的思想充分反映出伊斯兰教对时代命题的高度敏感性和特有的应变能力,为广大穆斯林在社会转型期转变观念和认清方向清除了思想障碍。

2. 中东各国对发展模式和发展进程的选择

必须在伊斯兰教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进行。而要实现这一点,完全仰赖人们对伊斯兰教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在潜力的发掘,当人们一旦探寻出发掘这种潜力的有效方法,便能使伊斯兰教重获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新的生命力,从而加快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¹文化伊斯兰的实践表明,当宗教适应时代要求而做出自我调整,同时政府的决策者也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时,政教关系将向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的方向发展。文化伊斯兰,尤其是新努尔库运动所努力营造的和谐的政教关系,得到一些世俗主义政治家的赞扬;他们对文化教育、市场经济、科技发展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这些都说明文化伊斯兰不但焕发出很强的活力,而且有其运作成功的一面。

3. 文化伊斯兰比政治伊斯兰更有发展前途。

政治伊斯兰普遍缺乏可行性较强的经济发展方案,如同繁荣党执政时期一样,他们一般依靠反对腐败政治,增加社会福利水平来赢得选民的支持,能够掀起一时的政治热潮,但都很短暂。文化伊斯兰则积极推进教育和文化事业,通过全面提高穆斯林整体素质实现其振兴穆斯林信仰和社会的理想。应该说,他们的主张把握住了时代的核心要求,符合社会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因而更具生命力。再从目前的政治力量对比来看,世俗主义政治力量仍然牢固地掌握着土耳其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政治伊斯兰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崛起并进入政府,但从长远看不会有大的作为。世俗主义力量,特别是军方,不会容忍它继续发展。相对而言,文化伊斯兰政治色彩较淡,其宗教观点和社会主张都不太激进,与官方也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因而仍有发展的空间,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

(责任编辑:吴传华 责任校对:邢永平)

¹ 参见彭树智著:《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